歸樸龕叢稿

歸樸龕叢稿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六　序

重刊文昌陰隲文序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注云文昌第四第五星也考天文志司中主賞功進爵司命主滅咎是以文昌六星集討天道上承斗極旁列瑤光顯垂象之文協幽宗之典載稽道藏稱梓潼帝君生周宣王時孝友著於朝廷詠歎形於風雅滄桑迭代迄南宋之朝如傅說騎箕東方爲歲是用載在祀典輔弼宮牆此陰

騭文一書所爲羽翼六經綱維百行者也爰考陰騭下民見於洪範史遷作陰定後儒宗之乃訓騭爲定獨馬融訓騭爲升而舜典黜陟幽明陟亦訓升意者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冥漠中亦有如人間之考績者故窮通之數以時黜陟而未始爲限者乎夫不爲之限而如川之方至善可勸矣如火之銷膏惡可懼矣然則馬融訓升專言勸善也騭其善而升其爵祿也史遷訓定兼言勸善懲惡也別其善惡而定其休咎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司中司命賞罰不忒人視天夢夢而不知帝度其衷相在爾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也哉

小漚波詩集序

夫靈芝之下必有醴泉之源古柏之根必有芳苓之實物固有之人亦宜然王子井叔吾師惕甫先生季子也甫逾髫齔早耽文翰延及弱冠益溯津粱盈篋之書能讀析薪之荷斯存攄其懷抱著爲詞章鴻篇偉製具體貞觀短章雜擬接跡風騷固已外抉籓籬上窺堂奧掩超宗之濟美軼元成之通經豈直太史授劉袞師炫李而已哉且夫溟池九萬里不讓細流華山五千仞不辭拳石方今四海之內文友詩敵並轡齊鑣人握蛇珠家懷荆璞顧或追渾噩於漢魏或鬬綺靡於齊梁或忠厚

得沅澧之遺或慷慨挾幽并之氣大抵專長斯易並蓄爲難而并叔綜采繁縟杼軸精英入驪龍之淵則瓌寶溢目覩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卓然成家渺茲衆拔僕質等碔砆交論金石欲追驥足莫摭龍文羨士衡作賦之年富逾三倍摘君苗旣焚之筆重序三都

送御史黃惺溪先生德濂出守山右序

國家設監察御史分爲十五道雖各有專司而於天下事糾劾無所避又有巡視五城之職必御史之賢能者兼之以率司坊聽獄訟責至重也唐時御史有裏行五員分爲左右巡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殆今巡城所自昉

敷我
朝德化洋溢萬方輻輳梯航霧集匯櫝雲屯車馬合沓
於三條紈綺紛糅於九市睚眦之忿鈎金之失呈牒求
判日無虛晷雖分隸五城而擘畫之勞已逾劇郡先生
由翰林授監察御史巡視北城綜覈鉅細旁燭幽隱猾
吏憚其神明愚民愛如慈母今者清聲亮節上聞
九重簡在
帝心分符山右夫太守有率屬之責至於親民不若巡
城之勞焉然則先生以治畿內者治境內將何所不治
況先生於存誠克己之功講之有素發爲經濟必粹然

儒者非如世俗所稱幹練才然則擴胞與之量以容民
民之疾苦何憂壅閼本格致之功以觀物吏胥之桀黠
者何恃而舞文濤嗜欲之源以養心讒諂面諛之人何
所窺而投其嗜好焉若是雖欲御潁川之鳳麈犍爲之
鹿謝漁陽麥穗之謠讓零陵芝草之瑞弗可得已是以
搢紳之儔咸仰
天子知人之明而又爲先生賀謂先生之學將大顯於
時也然先生沖乎不自有粥乎不自矜謂封圻之遠馭
非郊甸之接軫懼中外之形不一而張弛之道未純以
門下士之尠見寡聞而詢於芻蕘娓娓乎其不勸焉是

則虛懷若谷無不利之撝謙而生平學問之有待設施者實確乎可以自信豈某等所能窺測哉屬先生之將行不可無一言為先生壽乃揚觶而稱曰張子有言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某等以先生之德卜先生之福繼自今願先生所至清和咸理常如御史時此某等所以頌先生先生其與我乎

綠雪山房詩序

夫豪士挺生得山川之秀氣詞人鬱起摛宇宙之大文莫不寄情聲律之中搴藻雲霄而上若夫軒冕不攖其志泉石終遂其心出處無慚身名並泰因而游竹素采

芝華和天倪倡風雅奚啻登瑯環之福地餐瓊玉之仙英萬石可辭三公不易者乎五華之旁九仙之麓奧區鍾毓代有聞人祭酒以德行稱先生太學以氣節褒君子副使居十才之列布衣擅三絕之名攷文獻之可徵擬芳馨其未沫光祿卿雪椒楊先生綺歲工詩千言立就冠年登第五聽如神著雅望於西曹播廉聲於南國蜺旌遙指琴樽太白之樓雀舫遙移蘅杜屈平之宅泊乎旬宣望重屏翰勛高岱岳春雲迴翔腕底大河秋浪吐納胸中宜其壯思飆騫瓌篇日富也既而職司三署位亞六卿青瑣晨歸推敲一字墨池晚倚滂沛寸心時

余與先生誼篤同官居欣對宇蒻燈呼酒疏簾之花影侵衣踏雪聯吟短巷之春泥印屐誦零篇而擊節全豹未窺惜遠別於懸車飛鴻已杳茲者燕臺花月三度春秋閩嶠風霜重闊謦欬屬涪翁之定稿徵元晏以序言職在采風敢辭綴筆竊謂詩本性情體兼比興蟬吟者涉怨獺祭者矜才情既戾於和平詞亦乖於典要豈若林籟自響韻協韶英素絲不汙章成黼黻者乎先生之詩肴饌百家陶鎔六義磅礴上下俯仰古今浩乎如泉之流不覺滙成爲大澤爛兮若花之發不必受命於東皇蓋其所造者深故挹之不竭所積者厚故達之彌光

與夫詹詹小言技效雕蟲靡靡縟采文嘲飾羽者洪纖攸別鄭雅不侔矣

惜字果報錄序

惜字果報錄一卷不傳編輯名氏京師好善之家往往刷印流傳以爲勸戒今余至閩行篋僅攜一冊爰畀付梓俾廣流傳夫字爲經藝之本乃天地之心通四瀛於目前貫古今於一瞬聖賢得之而其道尊帝王得之而其治明禮樂刑政非此則紊亂山川城郭非此則無徵泉刀貨帛非此莫能紀蟲魚鳥獸非此莫能名字之爲功大矣哉是以史頡造字天爲雨粟鬼爲夜哭龍乃潛

藏不亦極祥瑞之徵著幽明之感者歟尊之重之固其宜也是書首列善報次列惡報終載改悔數條勸戒之意深矣茲以遍給生童俾僻壤荒陬共知珍惜是所望也至吾人於惜字亦行其心之所安原不因乎果報然世有身列士林見棄之褻之恬不爲怪檢之焚之且笑爲迂者則果報之書又烏可廢哉

光澤縣育嬰錄序

草木方長則不折昆蟲未蟄則不田愛物且然況仁民乎閩南地瘠民多棄嬰司牧者議育嬰之舉以經費無出屢創屢廢非一日矣光澤比部何君長聚善人也分

司空千緡之資恢杜陵萬間之廡德薰十室賑集百朋復析鹽筴之羨餘以宏布縐之保抱規條既立編纂成書竊惟姬文施仁周官保息莫不心存慈幼所謂政在養民娠異有郃詎望鳥翼之瑞生非鬬穀何來虎乳之奇故欲大生廣生全天地之德必先人溺己溺宏禹稷之懷若令光澤一隅何其幸也倘得賢守令踵而行之推而廣之搢紳之居鄉者復仿此以各贍其鄉將見沴戾不生嘉祥畢至大田之稼屢告豐年康衢之民咸臻倉壽上以普好生之

堯德下以成於變之休風又豈唯一鄉一邑之利哉

虛谷文集序

閩故多理學經術之士晦翁漁仲高翥千秋漳浦安溪羽儀近代宜其操行卓絕表峻節於崇山汲古淵深挹洪波於滄海乃邇日士林漸少根柢以寻按試所至詞賦不乏可觀而說經之士寥寥焉至於勵儒行矜名節嗣先賢之芳躅矯末俗之澆風者猶時或遇之以此歎前賢之流澤長也福鼎王虛谷先生以乾隆丙午舉於鄉爲先君子同年閩吳間隔不聞交際今其二子守銳守愿受知於余同充拔貢生持先生文乞爲序余受而讀之如見其人且夫躬行孝弟篤實之修也敦崇古禮

訓俗之方也原本經術汲古之功也考訂名物博雅之林也發揮德性載道之遺也輕財好義任恤之風也禦災捍患豪傑之行也有一於此其人可法即其言可傳先生乃備於一身著於一編其志貞以廉其詞莊以雅其體潔而峻其辨明而確淵乎穆乎觀夏商之彝器穹然崒然覽華嶽之高峯蓋理學經術悉討源流醞釀既深自然流露與夫徒飾虛車中無所得者大有逕庭矣先生別著三家經文同異攷行於世生平淹貫諸經治春秋尤粹云弓冶既良望厥子之能繼菑畬有穫若農夫之力田志先生之志學先生之學在二子勉之而已

重刊明來瞿塘易註序

易爲象數之書而根極於理舍理以求象則穿鑿附會而不可信舍理以求數則紛紜惝怳而不可知是二者皆學易之蔽也漢儒說易各有師承唐李鼎祚集解一書猶存大略後之言象者宗焉自王輔嗣爲忘象之說始以明理爲歸實導宋儒先路然宋儒雖主理而邵氏又參以數朱子亦間采之蓋易之理無所不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苟衷於理則爲象爲數皆得易之一體譬猶泛舟曲港之可達於江河也故宗漢者不必斥宋學宋者不必詆漢各持其楫以沿流而溯源有時相遇於

岷山積石之間未可知矣彼言象者務出新奇言數者務矜奧賾不衷於理而自蹈夫不可信不可知之蔽夫豈善學者哉子不云乎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象數紛而易理晦非所謂耗蠹害道者歟明待詔來瞿塘先生著有易註若干卷其族孫邵武令錫蕃重刊於閩出以示余余讀先生自序言其爲明象而作謂當闡發漢儒義蘊及觀其書則不襲孟喜以下諸家一語先生所謂象者近乎邵子之言而亦不沿邵說蓋其屏棄人事山居日久始成是書大抵出於冥悟亦仍言其理而已夫天下之理一也邵子明之於前故能言漢儒

所未言先生明之於後又能言邵子所未言亦如兩間品物日出不窮其爲大造所流形則一本也豈可因其創獲而病其無所師承耶夫易理淵深是書又獨抒心得非末學所能測其涯涘聊因來君之請而縱言之耳來君仕於閩有治聲又能表章是書俾瞿塘二百餘年絕業復顯於世爲可嘉也於是乎書

文昌內函序

道光丁未孟夏余按試邵武建寧縣優行生員廖天衢執所刊文昌內函全書乞爲序余觀陰隲文孝經及蕉窗十則世間傳之者廣矣唯玉局心懺一書猶少其傳

而是書載焉其稱禮先聖賢懺除過失所謂尙不愧於屋漏者也相傳是書爲玉局杜眞君撰今卷首黃忠端序書於薾園薾園者余家宗祠也先五世祖侍講公自幼奉是書晚年焚香一室不啻晤對神明卒成醕儒之行至今吳中言理學者推焉蓋復性踐形未有不從無慚衾影始也或謂聖經賢傳具在目前安用是瑣瑣者爲不知聖賢之訓無非使人明善惡之途而知所去就殊途而同歸不亦可乎廖生旣以優行舉於學而孜孜焉知爲善以去惡矣不已超乎世之徒務詞章罔脩德業者乎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余於廖生能

無望乎爰因其請而爲之序

嘉善周氏宗譜序

家譜之作所以尊祖敬宗收族也世系綿邈族姓滋繁眉山蘇氏所謂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者不可無以聯之而譜於是作焉近世士大夫不啻家設一編第紀其先世名字爵里生年卒葬下逮子姓使秩秩然可考而已未有寓褒貶之意用示勸誡如嘉善周氏之譜者也周氏之譜於其先世名字爵里生年卒葬下逮子姓之秩然者則猶夫人之譜也及觀司馬公自序則有異序曰繼自今若者詳載無敢隱若者削而不書若者

書其子倘其母若者書生而不書卒若者書卒書葬不書生將以別嫌明微風勵後世也善哉譜乎筆則筆削則削斷斷然不少假借俾善者知勸而惡者知懲是一家之春秋也善哉譜也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周氏子孫體司馬之心以守身而修德則所以綿詩書之澤迓昌熾之休者將未有艾復何芻言之可贅耶周氏系出紹興自始遷至今十餘傳世有令德其間掇巍科膺膴仕者宦成輒歸故里爲鄉先生族益大故嘉善之周別爲一譜容齋水部司馬之曾孫也志存紹述將鋟版以垂遠而徵序於余余

觀其發凡起例有異乎世俗之所謂譜者於是乎書

漁洋舊廬詩文稿序

自古高世之士不必其在山林也梁鴻梅福於城市中求之矣吾鄉謝安山先生天懷高曠遯世士也嘗應童子試輒棄去遂閉戸讀書有志經學下逮宋儒理學之書皆能兼綜而條貫之旁及晉唐碑帖宋元以來名人書畫購而藏焉每以春秋佳日展玩臨摹瀟然不知身之在城市中也所著易學指南湛深經術又詩文若干篇書畫錄若干卷先生旣以壽終名列郡志子賢每思刊先生遺稿行世未果今孫嘉孚繕寫成帙將授梓人

而乞言於余夫余猶及見先生聞其緒論覩其躬行久知爲慥慥之君子矣今讀先生文則浸淫莊老非漢以後之文誦先生詩則由摩詰達夫而上溯淵明非晚唐以後之詩涼涼乎如其人之品矣嘉孚誦先人之遺書當思先品節而後文章則所謂知本者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有志如嘉孚能無厚望哉

明蔡忠烈公遺集序

晉江蔡忠烈公宗裔應魁持公遺集介福州府教授紀君嘉端徵序於余余受而讀之詩凡二卷曰悔後集有自序詞凡八闋雜文六篇附後蓋經兵燹僅存者也按

泉州府誌載公好文信國詩又好讀楚詞每燕坐凝默

曼聲微引聞者悽然墜淚崇禎時由進士仕長沙推官

張獻忠攻城力戰不勝死焉贈太僕卿諡忠烈今長沙

人爲立廟傍李芾祠李芾者宋長沙太守元兵陷城殉

難與公先後同符者也公詩幽秀峭拔力掃浮靡想見

高曠之胸不羣之志然詩以人重如信國正氣歌至今

人人誦之原不徒重其詩公之英魄靈氣常存沅澧之

間固當上抗靈均下揖賈傅芳聲所播歷久不湮豈僅

在區區文字間哉公諱道憲字元白號江門殉難時年

二十有九衙卒凌國俊葬之醴陵坡

嗣雅堂詩存序

吾鄉王惕甫先生爲余從祖二林公忘年交以詩古文辭名於時井叔其季子也嘉慶甲戌春學使新城陳公按試蘇郡余始識井叔於稠人中歸而訂交因請益於惕甫先生學爲古今體詩先生每命一題必與井叔同作時吾鄉後進遊先生之門者余之外無人余之朝夕觀摩稱莫逆交者井叔而外亦無人三年而先生捐館舍井叔旅食邗江余亦屢上春官往來南北不復有前時之樂矣道光甲申秋井叔自邗歸以病卒於里年二十有八嗚呼悲矣井叔爲詩承其家學探原漢魏沿流

唐宋下及前明七子不拘拘一家言天資學力悉足赴之曩與余聯詠時或擬古或詠史動以百首計其猛銳有過人者生平所爲詩不下數千首其他若駢體若詩餘以及賦頌箴銘之文又各成帙令天假之年所詣正未可量不幸而遽止於是也君與錢塘陳小雲通守友善君歿時小雲尊人雲伯大令許爲君刊全集行世欲盡取其稿以去余不能阻因選錄其詩七百餘首藏之篋中而以全稿歸雲伯旣而小雲卒雲伯罷官全集未及刊行及雲伯復起爲繁昌令乃刊其詩四卷余遠在京師未及見也比年余出樞垣退食多暇乃就舊時所

錄與曹艮甫比部共相參訂酌加刪汰得若干首曰嗣雅堂詩存以授梓人而志其顛末如此夫余雖未見雲伯之所刊然識見不同則取舍迴別所存所刪必有異焉者並行於世可也

蘭脩詩話序

說部書爲傳記之餘往往採錄異聞無關得失而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則寓意勸懲以此見有心維世者涉筆不苟也詩話乃風雅之餘多錄零篇斷句存其人使無湮沒而已今王生道徵所著消寒錄避暑鈔詩話之體也而亦寓勸懲之意其不苟作也與紀文達之筆

記同是可以傳世而行遠矣夫文人著作苟無關於世道人心則不作可也若一舉筆而有不苟之意則以著說部不當僅作說部觀以著詩話又豈僅作詩話觀耶況勸懲本三百篇之旨旣得夫詩之旨矣則所謂零篇斷句之存其人者不愈覺可愛而可傳耶王生爲余歲試福州所得士貧而好學尤熟於閩川文獻雖後進英髦而鄉黨望之儼然老成人其素所樹立然也是編列於閩有日矣近偶流覽及之識其命意有異於世俗所爲詩話者因書以弁其簡端

愼疾芻言序

醫能備人之生故天下不可無醫其或促人之命則天下不如無醫盧扁已往方術多歧茍能深明乎一家之說則自有變通補救之方要無害於斯世近者以此爲業所學未精遽思謀利庸醫遍天下而生人之壽考者寡矣僕閱世已深見夫男子癆瘵婦人孕育小兒驚癎三者之死尤爲可慘當其危急時醫製一方云舍此無可療救也服之而仍不免於死者比比矣僕嘗疑之而未敢以臆斷今見吳江洄溪徐君所著慎疾芻言一書始知向所見療病之方各犯是書所忌徐君已言之詳而戒之切矣夫以不明醫理之人處骨肉死生之際藥

亦悔不藥亦悔其心誠有難安者得是書以示指南庶幾不迷所往乎余甥謝蓉初方習醫乃郵歸一冊囑其刊行以廣流傳願世之業醫者療病者皆得早讀是書則所全者大矣榕城刊是書者爲徐君曾孫嶽并書以貽之

菊隱圖序

歲丙子六月介堂嚴子爲余繪詠花十八生圖蓋本張敏叔十二客圖之意而廣之以余所交遊若而人分詠焉拙齋杜子吾鄉高士也故分詠此圖而得菊況其品也明年春杜子乞吳中諸畫師雜繪菊數十本將以徵

詠吾師惕甫王先生題其首曰菊隱而杜子復徵序於余夫余安能知杜子之隱哉杜子之言曰吾幼不事科舉之業長而於物無所好獨翰墨窮年忘返習隸字二十餘年未嘗出而問世今不幸以是名因以是見可否於世雖然吾安能徵是而舍之耶凡吾所以爲此者聊以娛吾情而已吾安知其是與否也吁杜子眞隱矣山林涸遯之士挾其一技馳逐於名譽之場奔走於搢紳先生之門冀一言以增聲價者其於爲人靜躁何如也杜子眞隱矣濂溪周子曰菊花之隱逸者也大抵深山窮谷無人自芳故自月令楚詞以下見諸篇什者或寡

焉及淵明愛菊而菊以是盛稱於世然則物之有美而不自耀者其亦不能終閟信夫

木蘭歸耀圖序

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年滿七十告歸昌黎為文送之比於漢二疏故事迄今讀其文未嘗不慨慕其人也秋河陳君閎之莆田人出為江西寧都直隸州牧修廢舉墜政績炳如往余在京師聞自江西來者無不道秋河之賢其上官亦知其賢而以江西知府皆授於朝格於例不得遷居十二年城垣之圮者復新倉穀之虛者復積書院之廢者復興賦稅之應供者無稍絀蓋君莅

任以來自天降康十年大稔民殷物阜荒陬僻壤老幼孤獨無不熙熙然各遂其生僉曰君之廉明慈惠足以逕和甘而庇是州也道光丁未秋年六十有九以老乞罷歸其鄉作圖紀事余謂牧令之進退難於朝士大夫蓋朝士大夫一念輕富貴則鴻飛冥冥誰得而止之至於牧令倉庫獄訟一有未釐即受挽制有求去而不可得者茍非謹守有素烏能進退綽綽如今日哉然則秋河此行其視裼司業為倍難也憶從長安道上與君別又數年今見鶴髮婆娑童顏不改充養有道者壽斯徵且其子若孫或舉於鄉或貢成均或有聲庠序天之所

以佑我秋河者未有艾矣秋河爲余伯父侍郎公門下士與余交久因書贈之

願學齋制義序

余執友毛君補園以嘉慶丁卯膺江南鄉薦其文根柢經籍佩實銜華閎其中而肆其外一時文士爭相慕效莫不仰補園之名君時從其外舅蒲快亭先生教授蘇州余因識君於甥館以文字訂交相得甚歡迄今閱四十年回數海內交遊未有如補園之久者宜補園亦以執友視余也今因門弟子請刊其應試之作而徵序於余余竊惟制義代聖賢立言苟不菑畬經訓雖辯才無

礙終蹈空疎操觚之士所宜知也補圓之文必精力果
氣盛才高腴潤而不失之膚凝鍊而不失之澀藻耀高
翔文筆鳴鳳允宜庭實九獻特達圭璋乃屢上春官竟
無一遇士林惜之然君奉其尊甫筠溪先生之訓曰知
遇聽諸人學行求諸己故雖久困名場而曾無抑鬱不
平之氣攖其胸中二十年來授徒邗上青氊坐擁泊如
恬如其學養有過人者余觀應舉之文因時變易而各
有流弊乾隆時尚閎暢其流爲繁冗嘉慶初尚華贍其
流爲撫拾已卯以來尚清快其流爲空滑盡舉天下之
心思才力角勝於一途久則未有不窮者窮則未有不

變者今旣由淸快而流於空滑是亦窮則將變之候也得補園之文而藥之其庶幾乎憶初識君時江南文風正極華贍其不善學者則已流於摭拾然黨庠髦俊莫不研窮經籍講明而記誦之何也謂非是不足以善我文而求知遇也自淸快之風行而空疏之士飾虛車以騁康莊者比比矣父以是教其子師以是傳其弟謂非是不足以善我文而求知遇也於是經籍可束之高閣而無復講明記誦者矣由此言之文風之關乎士習豈不甚哉今補園以其菑畬經訓之文出而問世吾恐珠玉錦繡非寠人所習見所望一二特立之士不爲風氣

所轉移者相與留連而珍重之可也

壎篪賸稿序

余家世守青氈伯父藹堂公以乾隆甲午鄉舉仕合浦令未幾引退家居督課二子甚嚴焚膏繼晷至漏三四下始息夏峯穎悟年十五遊於庠燦虞繼之皆能潛心苦志無間寒暑燦虞旋以瘵夭夏峯亦咯血不復勝誦讀之勞卒時年三十三燦虞歿時余年尚幼未與浹洽夏峯則余猶及以文字就正恂恂篤雅品學俱醕而不永其年爲可惜也余少亦羸弱有鑒兩兄之力學得疾故遊庠後輒稍自寬年逾二十精力漸壯始復鑽研然

煩即屏去未嘗以此自困頑鈍之質所以至今存耶夫藏脩游息本學人動靜交養之道局於一室瘁於一事而無以舒其心志適其耳目從容其肢體殆亦未可久也今觀兩兄遺文追憶其當時攻苦賫志以終爲之三歎乎甲姪將謀鋟版其志可嘉因題曰壎篪賸稿并書數語弁諸端至其文皆騁妍抽秘摛藻揚葩杼軸予懷準繩古法讀是編者必能自得之而不待余言之贅也

試牘酌雅序

制義代聖賢立言必先明書理次講文法而後濡以經訓組以百家文采斐然言皆有物譬琢玉以成器切劘

之功爲不少矣閩故多理學名儒研經碩彥我
朝安溪李文貞公又爲制義大家探原四子以濬其知
旁搜六籍以徵其實用能神明規矩變化從心陶冶羣
言垂爲楷式承學之士被公餘潤者至今猶彬彬焉余
以弇陋忝任鑒衡受
命以來夙夜滋懼惟有虛衷區別弗設成心衆技皆收
片長必錄勿負羣英之苦志即以仰答
聖天子之簡任而庶幾自慊其初心也自丁未孟春按
試延平至戊申季春歸自福寧寒暑一周舟車云瘁凡
得試牘若干篇類能抽秘騁妍發揮義蘊志和音雅不

涉浮體爰授梓人以導先路經解詩賦亦並附焉科試
再加甄選有待續刊

試律鏗鏘序

以詩試士盛於唐我
朝乾隆二十五年始定學政校士於兩文外兼用排律
其始鄉隅僻壤尚未盡通聲韻今則山陬海澨無不能
詩以此見涵濡
聖化日新月盛而不自知也試律選本莫善於河間紀
文達公庚辰集作者皆通儒碩德出其淵博之緒餘故
其詩冠冕閎麗無意雕琢而自然雅切洵如奏黃鐘歌

大呂鏗鏘金石

盛世元音也厥後雖代有選刻雋逸居多或流佻巧無當法程茲之所選以庚辰集爲本益以吳穀人祭酒諸公九家詩數十首取其格律高峻吐屬雋雅也考工記曰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長而小則其聲舒而遠聞要其無錚錚之細響一也庚辰集本有註釋今采附詩末其九家作亦附註釋以資考證將擕至各郡獎勵生童卷帙未可過多故以百首爲限編旣成因題曰試律鏗鏘而並書以志卷首

三傳異文錄序

說經家最忌穿鑿而穿鑿者恒多蓋一部書中未必無一二心得確然足以示後者特未必全書皆有得也好名之累遂不憚附會以成其書故不免於穿鑿也三傳之有異同當時各有師承孰是孰非千載下未易辨別其如邾人之作邾婁矢魚之作觀魚成之爲郕郿之爲麋文異而意同者無論矣至如杞侯紀侯春秋釋文謂不應杞侯七月來朝九月即入杞故杞當從紀而傳謂其討不敬則兩說皆可通而無庸執一說以斷之者也其他會虛會鄭歸俘歸寶之類近世攷訂家無可置喙往往疑爲篆文之誤而或攷古篆或援小篆以證之竊

疑其近於鑿也蓋古篆已不可知小篆則非竹簡所書居今日而僅據說文所有之字以辨古書豈知說文之去古書已不可以道里計耶兄子孚甲沈靜耆書錄三傳異文不贅一詞俾讀者自得之是眞善讀書者矣夫以孚甲之沈潛經學其於三傳異文豈不能有所發明以標心得然而不贅一詞者竭其所知究不能盡知而不肯強不知以爲知懼其鑿也吾故謂其善讀書也是爲序

江弢叔詩序

學問之道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日者必其人之志不凡

而其成可以傳後者也昌黎之於文淵明之於詩是也降及近代震川之文空同之詩亦猶是也舉世之所不爲而一人獨毅然爲之其識已超乎流俗故其成也可傳於後以余久處京華得交四方英俊所見詩集以至零篇多矣其未脫時趨者則或工溫李或就元白閒有一二傑出之才沉着者追少陵豪放者師太白唯昌黎山谷二家無人躡迹即有一卷之中一二篇相似一篇之中一二語相似者未有積句成篇積篇成卷無不從兩家出者由兩家詩境高峻攀陟爲難也今讀殁叔詩則古體皆法昌黎近體皆法山谷無一切諧俗之語錯

雖其間戛戛乎其超出流俗矣雖然由斯道也可傳於後而不適於時猶古錦之不可爲衣裳古樂之不可娛賓客而詩之品則益高矣夫旣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日又豈望其適時耶璞叔甫屆立年精識同於耆宿方有志於身心之學經籍之功未嘗汲汲欲以其詩問世余謂是希世之璞也故不待其請而爲之序

徇鐸莊言序

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言敎民也余忝爲敎士之官顧惟是文藝之得失汲汲評量而無裨於化導心滋歉焉爰拔先儒古訓擇其切於日用常行明白易曉者錄

爲一編以貽多士若夫性理之言類多深奥天資明敏者當自得之未必人皆領悟故是編悉置今所錄者乃無智無愚不可不知不可不行之語未有稍涉高深者懼其流於晦也附以自撰遠葬諸說者以善俗也條約一篇則區區愚見所願與同學共之者也歲月如駛三秋將半曰爲改歲式遄其歸余所望於多士者言有盡而意無窮留此以當晤對可也

重刊中庸或問序

中庸一書朱子從魏晉以來浸淫佛老之餘苦心剖別以明聖學之正傳又別爲或問一卷博取諸儒舊說而

辨正之雖如楊氏呂氏之多所許可者亦不少辨駁是曰是非曰非毫無遺憾矣爰攷朱註中庸本名輯略而以或問附其後或問之作所以貫通此書之脈絡區分衆說之異同使讀者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也故或問與輯畧相爲表裏今則離而二之或問一書載在四書大全卷帙既繁偏隅寒畯未能家置一編則於朱子之意猶未盡明也茲取吾鄉汪氏武曹大全善本錄而刊之以貺學者大全附采諸說爲之引證而茲皆不載者說理之書詞愈多則愈晦且愈歧也故但錄朱子原文而不參他說學者由此以尋繹朱註則於書理益明而

其賢智之從事於心性者奉以爲指南庶不爲歧途所惑乎

送江弢叔歸里省親序

余江出也江之先自余外高祖敦孝公以孝行旌於朝子孫繩繩皆列黌序敦品節能文章而不顯於世至於弢叔蓋三傳矣夫源之遠者其流長根之固者其枝沃以江氏之世德卜之意必有聞人出焉以光大其門固理之常也弢叔少年以文學繼其家聲又能潛心刻志兼攻漢宋諸儒之學涉歷子史百家之言亦往往能折其中其發爲文也謹嚴不苟一掃浮豔欲歸醇雅何其

才之高而資之敏也憶自癸卯秋訪余於京師覽其所作但見意趣之高而根柢猶未深理法猶未純也及往山左爲殷學使襄校三年迄丙午余復延至閩南視其所作則攄然大變斐然成章醲釀旣深非復曩昔與論經籍及詩古文辭能見源流不爲苟同苟異之說乃知三年中雖車塵馬足間未嘗一日廢書其哲志爲不可及今將回里省親有詩志別不可無一言爲贈夫士之所重者行所輕者文自近代以文取士而士或重其所輕輕其所重如是雖富貴奚取焉今發叔以遠客之身不憚數千里跋涉山水言歸定省他日馳驅王路必不

戀名位而違色養可知也必不既弛其行以貽二人憂可知也能如是則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亦豈吾人分外事耶則余所謂光大其門者又豈惟擁高爵食厚祿而已耶弢叔勉乎哉念子之學與子之行皆始基之甚美者守而勿失引而彌長是在彊毅之力堅貞之志而已子其勉乎哉

瀛環志略序

吉甫撰郡縣之志未盡域中景純注山海之經空談荒外艮以地理之學難精而滄溟之大尤不易知也五臺

徐松龕中丞博學多聞兼綜條貫嘗與論歷代典章制度以及前言往行無不元元本本考核精詳又以其餘釐正古書鉤稽戎索軼亥章之步盡儵忽之疆囊括鯤程包舉鼇覽書為瀛環志略若干卷自東南海島諸國西至蒲昌毗渾北極伊連渤覲其疆域之延袤道里之遠近創建因革之故山川民物之名前史所未詳博物所不紀靡不瞭如示掌浩若吞胸聽鄒衍之談天小儒咋舌覽木華之賦海才士傾心蓋公自觀察此邦駐旌泉郡值番舶通商之際正譯書畢集之時鰂醬魚鞞圖披王會象胥龍節職在周官固已訪塔影於酉陽襪鱗

書於丙穴鱓更可數犀照無遺洎乎攄录遠之盡忱膺
巖疆之重寄三山甘雨萬里恬波既覩十郡之康遂續
九邱之志寒暑再易勒爲一編洋洋乎宇宙之鉅觀古
今之絕業也夫六合之外聖人以不論存之千歲之日
智者可坐而致之故詢天之高廣則仲尼子貢不能知
極人之短長則僬僥防風可以決豈非無徵者不信多
識者有功歟是書博采前賢著述正其舛誤得所折衷
帝虎魯魚無訾後世石華海月廣摭前聞洵堪備史館
之參稽恢職方之紀載者矣公今宣力閩疆渥承
宸眷勳猷所至譽望日隆方將黼黻球圖焜煌鐘鼎移

海國見聞之筆作太平寰宇之書錫文錦以招來㲉毛車而更造上佐
天子布大德於埏紘下綏黎元樂匡生於袵席豈惟是書之成爲足縱横八極表示千秋而已哉

重刊晉陶淵明孝傳序

孝經一書孔子傳於曾子厥後子思子得曾氏之傳故於中庸言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蓋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古今上下所共者也禮不云乎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人惟知孝而後知守身知守身而後遠於不肖遠於不

肖而後或修德行或建事功顯親揚名同歸無忝此卿大夫以下皆宜自勉者必以孝爲始基不可易也晉陶淵明著此孝傳依經立義各引古人事以實之自虞舜至殷陶凡十八人表往哲之儀型示後來以則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孝行不同此爲正鵠苟於童子入塾後即爲講解以啟發良知其有裨於蒙養豈淺鮮哉因刊之以貽多士

歸樸龕叢稿卷之六終

歸樸龕叢稿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七 劄記 雜文

讀書劄記

今之揲蓍占卦立八純而變之法本京房蓋古法也自龜卜失傳尚存揲蓍揲蓍繁重又以錢代其他占驗之法日出不窮不必盡出於易而槩無不驗者蓋易之理無所不該所謂廣大悉備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夫物生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有是象有是數卽有是理以濡之如人求水於地深淺不同無不得者

求理於天深淺不同亦無不得也此老泉所謂天人參焉者百家占驗之方皆可由揲蓍推之

一畫一斷陰陽而已老少未分也揲之以蓍始分老少老陽爲九老陰爲六實則陽已變陰陰已變陽故曰得乾之姤方是潛龍勿用按周易以變爲占不變之爻非九六也惟啟蒙言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之爻占

虞廷五教鄭氏曰父母兄弟子也蓋本左氏傳舉八元使敷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契在八元中故云蔡氏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則本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又中庸天下之達道五也鄭氏據左氏

說偏而不賅故困學紀聞曰天秩有典而遺其三唯孟子得之

此下刪去一條自記

先儒謂左氏浮夸不及公羊穀梁然穀梁於隱公譏其成父之惡廢天倫而忘君父持論苛矣使隱公當羽父請殺桓公時卽誅羽父而讓桓公可免於禍而隱固長

者計不及此也故謂隱爲闇弱則可謂其廢天倫忘君父則不可

此下刪去二條　自記

六藝以禮樂爲先書數爲後今樂既失傳禮若繁重徒

習書數之末誠不得已也然無聲之樂志氣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不猶可以從事乎

名物象數載道之器也子貢多學而識夫子一以貫之夫必有聖人之智而後能一貫下此可不務多識乎哉然論語一書但教小子以學詩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多見識之而於名物象數未嘗有所發明意其時及門皆足以知之夫子無煩贅說歟抑夫子以爲名物象數之晦後人僅失之愚仁義道德之湮後人將失之亂與其使亂也甯愚故以一身任其大者其餘寄之游夏之徒而已足歟

如何高堅前後如何卓立惟顏子知之他人不能道也吾道如何一貫惟曾子知之門人不能喻也先儒詮一貫亦祗從忠恕看出正是腳踏實地非同臆說

論語講言行居多所謂下學上達也故子貢歎性道不可得聞聖人知性道之難以言傳故使人從庸言庸行入門而徐俟其自得夫子之教蓋即三代學校所以教人其無弊者也

同一問仁同一問政而子之教不同各因其人而施教焉於此見聖道之大聖言之切亦可知學問政事原不拘一格後人守其一二語處可為修士出可為良臣

百世可知但言制度損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忠之敝非質莫能挽質之敝非文莫能挽文之敝必有如漢文景之治以挽之此其可知者也原非若讖緯之學必知何人當王然繫詞云極數知來之謂占以聖人之智何難極數知來所謂索隱行怪吾弗爲之耳

令尹子文崔子二節兩未知句疑皆當作未智蓋仁先四德不智不足以爲仁子文不知子玉之將敗而必告以政陳文子不知崔杼之將弑君而先去皆不得謂之智也

寢衣長一身有半古註云如今之被也朱子謂是齊服

半以覆足安溪李氏曰此身僅一半耳此亦常服不必齊也文法如三分天下有其二按既非齊服卽不必疑爲錯簡

匏瓜繫而不食包氏曰不可食非不能食也蓋瓠甘匏苦故匏爲人所不食喻見棄於人也此聖人自明用世之心也

先進從後進孔曰仕先後輩也從我於陳蔡節鄭以合先進爲一章言從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皇侃雖別爲一章亦以德行數語爲孔子之言至朱子始訓爲弟子引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不及

門句訓爲此時皆不在門掃盡浮雲見廬山眞面矣
論語學而時習之先儒但兼知行說朱子言所學何事安
溪李文貞論語劄記以詩書禮樂四術當之又曰詩書
不過講貫思繹禮樂則親其節習其事日用之間不可
斯須去
恥其言而過其行疏云言過其行君子所恥是側串朱
註不敢盡欲有餘是二項平列與父母惟其疾之憂古
註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註守其身
者不容不謹皆說異而意同者也
小不忍正義但引山藪藏疾國君含垢二語指當寬容

說朱註分兩層義更周備

葉夢鼎董槐等皆云大學格物章本末闕以知止二節當之謂當在聽訟之上顧亭林日知錄謂其說可從愚按此說終不免改易古書安溪李氏大學古本說云古本未嘗錯亂格致已見上文故直揭誠意觀所謂誠其意者句法與正心修身章不同可知是直揭誠意矣安溪篤信朱子必非好為異說大學古本說具在學者可以參觀

一个臣惟能有容故能保子孫黎民若媢嫉之人不過欲自顯其有技自誇其彥聖耳而其害至於子孫黎民

之不保古來秉國鈞者幾見有妬賢嫉能而致太平者人君用人可知去取矣

孝經古今文微有不同如今文仲尼居曾子侍古文作仲尼閒居曾子侍坐是也本有二十二章劉向定爲十八章唐初惟有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幷梁博士皇侃義疏元宗患其紕繆乃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家之言爲註所謂石臺孝經也朱子作刊誤一卷以天子至庶人五章合爲一章云疑孝經本文祇如此以此爲經其餘移置前後作傳按陶淵明作孝傳亦祇引虞舜以下十八人證此五章餘無所發明似與朱

子意同

程子分義理之性氣質之性非立異也大約以性之品有三恐下焉者亦以率其性爲道也故朱子解中庸性字專指義理之性

古註觚爲酒器非言竹簡蒲盧土蜂卽詩螟蛉二句意困學紀聞風乎舞雩當作諷黃氏日抄三歸當從娶三

姓女趙岐孟子註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四書聚考夏璉殷瑚當從明堂位論語筆解晝寢當作畫寢浴沂當作沿沂諸說皆可存參惟畫寢沿沂竄改古書似未可信讀書原不妨異其解特不可改其文

孔子見老子曰其猶龍乎莊子因之謂孔子嘗師事老子矣不知龍雖神終不離乎物未嘗與人同類也孔子於老子亦歎其神而未嘗以同類視之故曰其猶龍乎如其師事何不以古聖賢擬之

中庸尊德性節歸震川曰語意如直溫寬栗之類按此說則數項平列而其功皆以相濟卻爲前人所未道

史記伯夷列傳感慨天道之是非用意如屈原離騷又慕俠客之義而爲之立傳殆未脫戰國人習氣三代以上民有井田士有代耕三代而下人各自謀其食士烏得免焉而士之知恥者一切憑權藉勢不勞而獲者既不肯爲卑污者又不屑爲故士之品益高而其謀食益艱非有渭川千畝竹安邑千樹棗齊魯千畝桑麻而欲身有處士之義不亦難乎大史公爲貨殖立傳蓋有感也

學書劄記

字者孳也孳乳而不窮也前代所無之物後世有之則

前代所無之字後人不得不益之但合於六書之義可也此孳乳不窮之意也今人論字輒曰此非古此非古甚至古無其物者必欲强古字以當今物豈其然乎隸書之作所以趨便易也如不憚繁重則不獨小篆可書卽書大篆亦誰得而禁之今人作楷字或參篆體於其中如曹必從䜌昔必從昝散必從㪚以爲能正其訛抑知篆之變隸其不可解處不勝枚舉如欲一一而更之非獨不復成今之字且於便易之旨剌謬矣

篆變爲隸雖從省而點畫偏旁自有定法如竹从艸草从立此其辨也晉唐以來帖體節字第字多有從艹者

乃沿隸法非改从艸也今人或竟作艹誤矣

草書出於篆書最爲有法如人旁用一直惟隹字不同是也今人作行草隹字寫作隹形誤矣

楷書自鍾王分此二派千餘年來無能出其範圍者出乎此必入乎彼矣顏柳傑出駸駸乎欲軼乎其外然法多意少又非晉人所尚也近代董香光自謂得晉人筆意不讓松雪然松雪能書碑版且其體善變絕少雷同非香光所及

碑帖點畫以曾公爲最准右軍蘭亭書快爲快初疑筆誤後知避其家諱覽字作攬亦避諱蓋後人以缺筆爲

避古人以加筆爲避

陽冰峿臺銘純用懸鍼可謂因難見巧然非古法古人作字方圓長短惟其所宜未有强之使一例者惟書印信用此法耳

吾吳寒山趙凡夫作草篆古無其名然觀其橫筆有似分書其結體肩方而懸鍼下銳實類皇象書天發神讖非無本也

古人以漆和墨故筆毫須勁後以膠和墨而羊毫始用事矣然觀蘇黃墨蹟至今神采煥然蓋其時猶用松煙後用油煙故明人墨蹟多不耐久矣

項羽曰書足以紀名姓而已雖武人之言所見者淺然究其用亦大率類此今殫文人之力窮年矻矻於此事於世何裨於學何益亶足慨矣

告海若文　辛丑

兩儀既定四瀆始分諸侯視秩惟爾有神秉命蒼穹雄長巨壑控馭鯤鯨馳驅蛟鼉時平不波萬里恬漠榑桑迎朝旭之升焦溪送狂瀾之涸波臣獻瑞同我太平蜃樓起而霞散鼉梁亘其虹橫鮫綃纖細而呈采驪珠的皪而耀英用能囊括乾坤式彰靈異統儵忽之疆盡鯷傾之地雖身反踵之君長股貫胸之使重譯來朝叩關

畢至神之力也

帝用嘉之是以珪璧牲幣肸蠁如儀褒崇榮號祝冊陳詞報功之典莫盛於斯神享德馨宜攄懋績丕顯靈威以勵社稷茲者醜夷作慝擾我海疆烽烟澒洞魚鼈猖狂包禍心以灕利挾毒味以求償天人之所共嫉古今之所莫方神宜赫然震怒祟降弗祥揚颶風以折桅躍鷩浪以摧檣叱靈鼉使鳴鼓列羣介爲陣行鞭神龍皆張鬣齊萬鬐而森鉎碎舳艫于渤澥掃妖孽於欃槍胡爲乎闃若不聞窈若不見甘爲壁上之觀弗誓同仇之願坐令鱗甲逞狂黔黎塗炭豈宜像設儼然執圭南面

牲醴肥香丹青煥爛受報賽於翃匏秩儀文於灌薦也哉神宜三思爲民除害神福我民祀神無怠

招馗

柔兆敦牂之歲斗指鶉尾之次突有訛言駭傳妖異左道毒人踰江而至盱遊里閈或投餅餌食之者瞪悶忘家從妖人於異地爰索其子夫哭其妻一朝相失存亡莫知嗚呼噫嘻聞古有鍾馗居終南之山張髯手劍㕦鬼爲歡乃召靈巫振鐸書符西向招之曰馗兮歸來山中不可久居只魑魅罔兩盡附神荼只术客山魈抗君

張弧只侊侊狉狉儵忽奔徂只赤豹黃羆封狼野狐只腥羶不可食咆哮不可娛只馗兮歸來東方不可以往只萬里扶桑鯨波泱漭只宮闕金銀三山惝怳只彼皆神仙長生不死只何物黎卭動君食指只馗兮歸來西方不可以安只崑崙流沙道里莫殫只巨靈高掌蔽日摩天只五丁神力抉嶂崩巒只望夫之䰟石立巑岏只杜宇之魂化鳥翩翾只君往遊焉靡攖靡餐只馗兮歸來北方不可以託只積雪埋輪堅冰折軸只禾黍不生餓而空谷只專車之骨長人瞋目只披髮搏膺非君是服只馗兮歸來君無戀此中原只黃金四目逐疫九門

只升屋初號東嶽句魂只對簿冥曹善惡糾紛只躍入風輪爲獸爲人只嗟君枵腹逐逐靡吞只馗兮歸來君無上此天閶只風馬雲軿馳騁揚揚只森列百神執笏拖裳只君竄金階進退無光只贊襄瓊漿不得分嘗只馗兮歸來邅海而南只罔象揶揄水母驂驔只吐霧噓鑊怒目眈眈只聲嘯通闤燐燜芽檐只驢肉堆盤黑白辛甘只咳君箕舌席捲囊探只或燔或炙飽食非貪只寸人豆馬細嚼酒酣只萬頃洪波解君煩渴只珠蚌臉輝爛君幽室只鼉鱓撾鼓侑君朝食只驀龍彈琵君歌擊節只潛蛟起舞苑陳行列只涎香馥郁君其茹吐只

綃帳葳蕤君其寢處只陽侯奔命趨風兔胄只海若輪忱捧觴上壽只蓬萊清淺築君苑囿只洲渚盤紆供君蒐狩只猩猩能言聽君揮麈只狒狒善笑效君倚杜只夾鵬狖狸紛投雜狙只廁鴨浴寵同包孽脯只君既屬厭乘雲返只鬼雄鬼伯趨負韡只颶息雲開日照孍只妖氛廓清沴戾銷只我民懽呼頌巫招只君韜長劍脫征袍只終南之窟永逍遙只亂曰滔滔大海兮流古今包羅地軸兮島嶼深啾啾唧唧兮楓樹林悲風蕭颯兮愁雲陰慘兮不來傷我心

責圉人文

丁未之夏六月初吉彭子校騎射於汀州之郊持弓矢者七千人射侯既設武士擄撥驪騄星馳鼓角應節有馬軼馳闘及射序將校辟易駴所不防持銜控制始歸雲埒乃召圉人責之曰汝司馴牧馬欲調良在坰之野詩詠斯臧胡來奔馺突上我堂輿徒森立相顧倉皇武夫奮袂始挽其韁譬如城邑忽走豺狼罪在虞氏弧矢弗張又如不稼忽踐牛羊罪在牧豎蓑笠道旁人無貫戢各有攸司食焉怠事厥咎奚辭笞汝之背汝過勿再

汝不知過其戢將大國人泣言既伏其罪詰朝重莅御
馴先待鑾之柔矣知是能改

三山風物觚

風物奇觚與衆異首述三山名勝地旁羅百產諸名字
略仿史游急就意請道其章山川一溫泉二五穀三蔬
蓏四花果草木藥並載鳥獸昆蟲及鱗介

山川一

越王烏石與九仙鼎峙福郡爲三山越王名勝二十九
三十六奇烏石有九仙之勝二十四西旗東鼓環蒼翠
岡巒糾紛詳地誌旁列兒孫不悉記諸江出淵騰百派

地狹川無大澤會東南瀛海包其外

溫泉二

溫泉有五一在城宣和振衣始築亭一在城東易俗里左右二池四竅水湯門石槽沸二泉縉紳休沐思當年其一無定爲崇賢

穀三

獻臺金州秫三稻古城白香白芒好皆稻大小蕎麥分晚早菽類最多麻類少蛾眉虎爪褐藿蠶二十二種蠶最甘皆菽

蔬蓏四

菘芥藍菠薤焯茄赤白紫苦芹蒿葭鷓鴣虎栖及石花莙蓬胡荽萵薑韭蕪菁萊菔苦蕒偶莧薺薯蕷蒜蕹葱海苔芋蘭苜蓿同匏壺木越蘇屬宗南黃絲苦木甜冬皆瓜

花五

四時之桂素心蘭繡毬木筆及山丹刺桐茉莉槿山礬林檎夜合聚八仙素馨長春風車蓮番茶蜀奈紅金錢雞冠鷹爪鳳尾連玉屑羅傘寶相萱金燈梔子老少年麗春含笑酴醾荊美人蕉花鬪雪妍金銀指甲黃瑞香闍提罌粟錦竹長魚魫紫燕鶴頂紅水仙扁竹丁香叢

剪春羅與剪秋紗玉簪荳蔻紫金沙蘭有數種紫最華
珠鳳鶴樹歲金砂午時蓮並漢宮燈夜來雪柳多嘉名

果六

荔枝橄欖橙橘桃梅杏李棗梨葡萄石榴林檎栗柿蕉
枇杷楊梅甘蔗菱蓮芡茨菰落花生金橘香橼玉壇子
櫻桃蘋婆柰榛比菩提之果味甘美

木七

榕檜槢杉栒櫝樟樸楮栢楝椿黃楊椶櫚楓柯榆莢桑
梓橡椴槵茶桃椰木棉烏柏欏青剛相思楂椒羅漢松
冬青櫸栁梌樫桐

竹八

鳳尾鶴膝桃枝竹觀音黃金間碧玉金絲箬葉江南秋椶籦篬笨黃赤簍

藤九

丁公紫金千金藤金剛吉豹薜荔名石南香拏感合春風不動及王孫

草十

龍芻虎杖鳳尾莖兎耳鼠麯羊蹄輕燈心紫貝菭吉祥鱧腸雞腸並斷腸水荭蓼菅牛邊蓮茅蘆芟蕢及沙根佛甲仙掌龍舌青火杴獨掃蒲藻萍

藥十一

石韋紅花何首烏石蠶石盎石昌蒲蘘荷建水赤孫施香茅龍牙河凫茨紫金牛獨脚仙雞項草及瓊田

鳥十二

鸛鷹鷗鵰雉竹雞鷓鴣翡翠鶉鷺鷥百舌布穀鵲鵂鵜絲囊紅娘鬬畫眉白頭翁雪姑兒

獸十三

猩猴麂獺果子狸豪豬山犬羱羊肥鼦鼧鼯鼪鼢鼷奇

海壇龍種馬毛齊

鱗十四

大姑黃尾金鯉鯽石首赤鬃鯿烏鯽鯊鯛鯚鮨鱸鰍鮹

鰣鰱鱠鯯鰶黃夾鰻鱒鯼帶比目魟鮎鱸斑車鱟黃雀

鱝紅白鰷鰬河豚泥猴黃貂田琵銀溪斑海燕鱷疊甲

飛黃鏡莧鮕白沫鬬潮鸚遞鱓鯖鯪鹿角墨斗油沙泥

蝝蛇楓葉鮻琵琶魁姑赤白梅蘆鰕

介十五

黿鼊蟳蠘蠏蟛蜞江珧蚶蠣蛑蛤蜊石帆海月蟶蝛螺

車螯河蜑蜆蛤科

蟲十六

蛇龍石鱗蜘蛛蠅水雞蟾蚓蜥蜴螢蛛螋蝙蝠蟬蛣蜷

斑貓龍蝨蚊螳蜋蠶蝶蜈蚣蜂　蚋蠆

孝傳千字文 有序

余既重刋淵明孝傳因仿周散騎千字文箸爲韻語中無複字當童子入塾之初或以此文授讀足以開發且知其借爲識字之助亦無異也

惟昔至聖　作此孝經　授於曾氏　今古法程
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　下逮庶人　等差辨矣
晉代陶潛　因之撰傳　往哲堪欽　纂編可按
曰稽虞舜　漁澤耕山　捐階浚井　瞽嚚性頑
允諧厎豫　潙汭升聞　二妃釐降　納麓賓門

唐堯遜位　稷契皆臣　光華糺縵　賡唱星雲
夏禹握符　勤勞八載　宅土濬川　成功實偉
克儉乃身　謹奉神鬼　菲食惡衣　黻冕致美
越商高宗　亦號武丁　亮陰心戚　冢宰傾聽
旁招俊乂　左右爰登　慮善以動　亂祚中興
視膳周文　近諮內豎　一日三朝　無違寒暑
發迹岐陽　召南拓宇　肇造丕基　遙承亶父
黼裳公旦　攝政明堂　禋郊假廟　秬鬯祼將
騰飛馬蟄　燎晢鈴央　七閩九貊　輻輳梯航
曾主蕭雝　能詢遺訓　策命東宮　永垂令聞

河間勵行　儼然喪服　制詔褒嘉　增封厚祿
仲尼少孤　鬻薦賜履　墓崩流涕　齋祭潔誠
杏壇設教　萬禩揚名　孟莊不改　事亡如存
嶶稱吾黨　論語所云　考叔嘗羮　感君悔過
融洩歌詩　轉移風化　祥禫泣血　柴也雖愚
湻和導俗　涼薄蠲除　傷足色憂　卓哉樂正
膚髮全歸　戒茲由徑　孔奮眞儒　品彰州里
清愼居官　獨謀甘旨　黃香幼弱　溫席扇牀
稟資敏慧　信史貽芳　江革遭亂　負母奔逃
賊來免害　挽車遊遨　廉範覆舠　父骸在抱

結綬專城　窮民惠保　汝郁五齡　觀頤識病
兄弟讓財　闔閭立敬　長蟯繞柩　般童處廬
悲啼坐守　冥漠相扶　景仰醕修　琢磨爾室
整飭綱常　勿虧昭質　履亨夷道　遇難秉節
赫奕聲施　巍峩英傑　上追翠嬀　沿及酆京
懋膺苞籙　彪炳丹青　牛年鼎鼐　酒醴粢盛
簫韶並奏　球玉齊鳴　敔蹲虎狀　鏞叶鯨鏗
鳳儀獸舞　畢集休徵　躬桓蒲穀　聘頫彤庭
時巡望秩　岳瀆效靈　同倫合軌　律度量衡
火龍拱已　寰海昇平　姒獲疇書　地祇率職

癸甲棵栗 庚辰嶂擘 簡昇洞庭 府藏鈞石

网兩形圖 熊羆皮織 烏卉淮珠 嶧桐畎翟

橘柚菁茅 包匭貢錫 盜避箕陰 啟賢纘國

要邑勳崇 羽淵痌息 亳社浸衰 帝賚奇才

傅巖版築 舟楫鹽梅 凝旒恭默 繩木就栽

桑穀非瑞 雉雊何災 季歷毓昌 戶翔赤雀

鐘鼓關雎 翳翳愷樂 騶御春田 物類咸若

伐密戡黎 西陲武鄘 牧野麾旄 白魚踴躍

鉅橋鹿臺 麗澤德博 囊矢戢戈 遷都卜洛

邦甸執籩 伶工肆籥 禮義聿宣 威稜於鑠

誓礪頒瓚　本支攸託　金縢植璧　禱祝元孫
伯禽受撻　輅驥屏藩　螽斯世衍　慶洽邢樊
岱東復振　彝典志敦　耆耋羞養　刑罰寬仁
騂剛介福　鳧繹蒙恩　篤彼先烈　裕我後昆
炎漢王劉　珪璋馳譽　苫塊銜哀　苴麻冠素
表示潰枝　宴濃湛露　遐詆鱗紱　閒氣是鍾
章縫渤澥　簪笏華嵩　殯儭愴惻　陳俎雍容
勇者挾輈　諫從饋肉　見齒防譏　跬步懼辱
洗腆攄忱　滋味問欲　鋒鏑餘生　賃傭求眾
虔格蒼穹　波濤駭劉　蘇困拯危　噓枯潤黷

親調湯藥　髫齔慕思　巨鱗曳尾　堅臥繐帷
夐乎純懿　燦著宏規　開襟尚友　窺奧得師
拖紳碩彥　佩韘羣兒　共研精意　冀闢良知
韻協壎箎　詠聯棠棣　誼重切磋　型端伉儷
任卹睦婣　鄉鄰賙濟　準放靡涯　推行有次
操約用恢　彌綸賅備　震男兌女　統繫乾坤
伏羲畫卦　皇極敷根　遵循念恪　拜獻情申
忠貞輔治　千祀留芬

歸樸龕叢稿卷之七終